

(典藏版)

王大为 著

天龍策

·上册·

二十一世纪出版集团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
全国百佳出版社

21

十

和

目

(典藏版)

天龍策

王大为 著

·上册·

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
全国百佳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龙策 / 王大为著. — 南昌: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,

2017.12

ISBN 978-7-5568-3239-2

I. ①天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89908号

天龙策

王大为 著

责任编辑 张宇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

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)
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
出版人 张秋林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人民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 60

字 数 650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568-3239-2

定 价 126.00元(全3册)

赣版权登字—04—2017—886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-86524997



目 录

第十章	第九章	第八章	第七章	第六章	第五章	第四章	第三章	第二章	第一章
.....									
277	244	209	178	145	112	083	063	031	001

第一章

已是深夜，秋雨连绵。后金都护副将府的机密室内，武长春正坐在灯下抄录词稿，打发这静寂的长夜。灯光映照着他那英武俊秀的脸庞，这是个玉树临风的美男子，又写得一笔柳体好字，在这微雨无月的深夜，笔端流出的是苏东坡那首《水调头歌》：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，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……

都护府的名称最早见著汉唐，当时，那是中央政府向西域地区派驻的管理机构。曾为明朝边将、建州卫都督佥事的女真人爱新觉罗·努尔哈赤统一了白山黑水的女真各部，趁着明朝当局日渐衰落，自称为汗，叛明自立，准备取而代之。女真人的先祖曾经入主中原，建立金朝，所以打出了大金旗号，被人称作后金。明朝当局的谍报部门是锦衣卫，又称镇抚司，努尔哈赤为与明朝有别，便把谍报部门称为都护府。因这都护府完全是为了收集明朝当局的各种情报，所以除了都护府的最高长官指挥使为女真人——俗称满人外，多为投顺的汉人，武长春便是投顺的汉人。

武长春忽然停住，凝神细听，窗外隐隐传来骚动的声响和咕咕的叫声——那是鸽子的骚动与叫声。他立即搁笔，将窗推开，目光投向窗外的天井。那儿有棵盘根错节、叶儿凋零、歪歪斜斜的老槐树，树下树着个大鸽棚，一只飞来的公鸽正在一个有着一对鸽子的窝外，扇着翅膀扑

啄窝窗，引得窝里的鸽子骚动不安，咕咕乱叫。武长春立即伸手在窗台上一撑，轻巧地跃过窗台，走近鸽棚，一把抓住那只鸽子，看着它脚腕缠着的绸带，好笑地想，这鸽儿刚从北京飞来，飞得也够远了，还要吃醋，准备与占了窝的情敌打架，劲头也够大的。他揭下绸带，取出一张纸条，又打开那扇窝窗，把手中那鸽子塞了进去，笑道：“这儿只有一个窝，一只母鸽子，你们谁有能耐就是谁的，鄙人严持中立。”说完转过身来，又是一跃，回到屋内，关上窗户，从抽屉里取出一只从俄罗斯商人那儿用一两金子买来、产自泰西的放大镜。他借助灯光与放大镜，看完纸条上那些微雕似的小字，心想：看来，这老秃子取代舒哈达的机会来了……

武长春是都护副将李永芳的书记官，李永芳是他的上司，也是丈人。李永芳原本为明朝驻守抚顺的游击，大前年后金大汗努尔哈赤在萨尔浒大胜明军后挥师南下，兵临抚顺。抚顺虽然城高壕深，粮草充足，易守难攻，但他没有抵抗，而是开门迎降，武长春也随着丈人一起归顺。因为李永芳是努尔哈赤起兵叛明、自立为汗后首个向他投诚的高级将领，因此对他大加犒赏，任命他为专门负责情报工作的都护使舒哈达的副手——都护副将，官位三品。对此，李永芳感恩不尽，因为工作努力而出色，颇受努尔哈赤与主管情报的四贝勒皇太极的赏识。昨天，李永芳就预感到这两天会有重要情报到达，要武长春晚上在机密房里当值候守，接到情报后随时报告。

于是，李长春便前往李永芳的卧室报告。然而，他还没走到门前，就听见卧室内传出女人兴奋的呻吟声。这种声音对他这样的年轻人尤其敏感，他马上明白，是那精力旺盛的老丈人正与那侍候他、刚过三十的老妈子激情交欢。李永芳是个鳏夫，其妻年初因病过世。武长春只能停在门口，耐心等到高潮过去，屋内变静，方才抬手敲了敲门：“阿爸……”

“是长春吗？”卧室内，正要入睡的李永芳从床帐里钻出脑袋问。虽说他还不满五十，身板硬朗，但早已谢顶，垂着一根勉强扎成的细

辫子。

“正是。”

光着脊梁的李永芳赶紧把衣服套上，此时那个老妈子也把脑袋伸了出来。李永芳一见，朝她瞪了一眼，她又缩回帐内。

李永芳走到门口，把门打开，问着等在门口的武长春：“天亮的雨点儿回来了？”

“回来了。”

李永芳立即与武长春来到机密室，他推门走进后，没等坐下就问：“天亮怎么说的？”

武长春道：“天亮说，有迹象表明，胖子被锦衣卫盯上了，他已经通过一条暗道提醒过胖子，可胖子听不进。”

“这说明我们这儿很可能有内鬼！”

“阿爸怀疑是我们这儿的内鬼，向锦衣卫通报了我们在关内的细作网？”

“可能性很大，我早就提醒过舒哈达，但他听不进，还嚷着要把黄胖子派送北京。”

“那天亮会有危险吗？”

“不会，除了你，没人知道我把天亮派往北京，我连舒哈达也没说，你若不是我的女婿，我也不会告诉你，搞情报的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。”

“要是舒哈达知道，阿爸背着他重新埋下一条暗线，准会恼羞成怒，这小子从来就瞧不起咱们汉人。”

“怕什么，我这样做是四贝勒批的。四贝勒清楚，舒哈达能力有限，对我又不满与猜忌，不肯放手让我行动。以前他不把舒哈达换掉，主要是他的家族都曾支持过四贝勒。如今，四贝勒接班早已铁板钉钉，只是碍着过去的情面才没把他换掉，有些事，他都是暗中与我商量，征求我的看法。”

“真没想到，四贝勒这么信任阿爸。”武长春意外地感叹道。

“四贝勒不但雄才大略，而且知人善任，满人中，唯有他才清楚，

没有汉人，想要入主中原一统江山，那是做梦，咱们靠上这大码头错不了。”李永芳说时既佩服又自信。

“这个消息是不是马上向他报告？”

“不忙，当下谁也救不了胖子，等天亮送来报丧的帖子再报告也不晚，你快去睡吧。”

李永芳刚要离开，又想起似的，“长春……

“阿爸还有什么事要交待？”

“你结婚也四五年了，还没儿子。你该明白，生儿子的事，也不能单靠秀琴，你也要努力啊！”

“明白了。”武长春一想到那一身赘肉、毫无柔情又无感情的老婆，就会丧失努力的欲望。

往年，北京的秋天总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，然而今年——也就是大明天启三年的中秋刚过，不到傍晚，灰蒙蒙的雾霾就笼罩了北京城，到了夜晚即有混沌一片的感觉。然而城内灯多，特别是八大胡同的胭脂胡同，门庭之间灯火相连，更是辉煌。那儿的雾霾被染得黄晕，亮得怪异，空中还飘浮着隐约、缠绵、丝竹与牙板伴奏的女子歌声。八大胡同中有七条是直的，也不长，唯独那深长的胭脂胡同不能直走到底。八大胡同是买春的地方，妓院众多，但那高级妓院都设在这曲里拐弯的胭脂胡同里。客人们一进这条胡同，就有一种曲径通幽的微妙感觉。这儿的姑娘净是百里挑一、从江南水乡精选而来，几位挂头牌的姑娘，不但长得俏，还能吹拉弹唱，擅长诗书琴画，绝对是色艺双全。不过，这儿的花销也不低，往往是一曲清歌一束绦，美人犹自意嫌轻。所以前来娱乐的客人，都是些达官贵人与挥金如土的豪富。

笃！笃！笃！笃！笃！笃！……

初更的梆子声在胭脂胡同内响起，一个游魂似的巡夜更夫用那昏睡般的声音喊道：“注意灯火！关好门窗！防火防盗！平安过夜！”

更夫的梆子声和叫声渐行渐远，身影也随之消失，不久，又一个身

影出现在胡同里。此人身着便装，浓眉大眼，肩宽膀圆，腿长腰细，是那种经典的健美型的身材，但他没有胡子，低首欠身，匆匆行进，生怕别人见着似的。因为雾霾和低头欠身，没能注意前方，突然被迎面而来、摇摇晃晃的一个身影撞了一下。他抬头一看，是两个年轻的醉汉，他也不想与他们论理，想要绕过他们继续前行，可那撞他的年轻人却一把将他当胸揪住，骂道：“妈的，你眼睛瞎了？”

年轻人正要发作，挥拳撒野时，另一年轻人震惊地叫道：“马公公？”

想要撒野的年轻人，是北京菜市口最大的肉铺老板的儿子常贵，他也认出了被他“瞎了眼”抓着的是宫中的太监马楠。以前，马楠当过司膳太监，常去他家进肉。他唬得酒也醒了，赶忙松手，先朝自己的脸上扇了个巴掌，扑跪下来：“小的该死，瞎了眼的是小的，小的马尿喝多了，有眼不识公公……”

“滚！”马楠不想与他纠缠。

常贵一听，反应极快地就地一滚，让到一旁，等马楠过去，方才支撑着爬起，疑惑地朝他背影看着。前方的身影刚一消失，常贵便好笑地道：“张琪，你说一个下面没了的太监，来这儿干吗？”

“也许他有自个儿的玩法。”

“不可能！宝贝没了，肯定没有玩兴！”常贵这样联想，说得那么肯定，是因为今天下午，他和几个小兄弟在小梨园里玩到现在。小梨园也不算低档，在胭脂巷里算是大众型的，不但价格相对便宜，而且经常打折优惠。这小子没说错，马楠是个太监，太监没有这种需要，要是没事，他才不会来这儿呢。因为，一个没了宝贝的太监，独自钻进胭脂胡同，肯定会成为北京城内的热点新闻。还有，这种地方会让他感到屈辱和伤心。

马楠以前也是一条硬朗的汉子，曾给马帮和镖局当过马夫，他没想到，十八岁那年，两匹没有阉过的种马，为了争夺一匹母马踢斗起来，他想把它们分开时，不幸被乱踢的种马踢碎了睾丸，当场昏死过去，后

来虽被救活，可是完全丧失了男人的功能。为此，他曾痛不欲生，想去寻死，但他最终没去，而是想，既然事情发生了，不能为家人传宗接代，那就干脆自宫，去当太监。碎了睾丸的人，自宫时没啥痛苦，风险也不大，这也是一种致富的捷径。他是河北保定人，太监是那儿的特产，他见有些太监入宫后，很快就暴富起来，为自家的亲人在老家置房购地，让人羡慕。他儿时曾进过两年私塾，太监中识字的不多，他有当个好太监的优势。没想到进宫后，这儿的生存环境比外界还要复杂，他好不容易弄到了司膳的位子，干了不到三年，就被魏忠贤的一个远亲夺了，把他调到秉书房里当司笔太监。这是升官不发财，因为司膳太监掌管着皇上与他眷属的伙食，油水特足，地道肥缺，而那司笔太监只有一点可怜的干薪。马楠认为，对于一个男人来说，人生有三大追求：女人、权力、金钱。现在他对女人完全失去了兴趣，剩下的只是权力与金钱，然而权力离他远着呢，近在眼前的只有金钱。今天，他就是为了钱，趁着黑夜，钻进这雾霾笼罩的胭脂胡同。

马楠在胡同深处一个庭院的门前停住，门前的灯笼不算太大，正中写着“小白楼”三个字，没有挂牌姑娘的名字，不像其他庭院，门前的灯笼上都有挂牌姑娘的艺名。这说明院里的姑娘都被高价包养了，用不着挂牌。马楠没敲门，而是倾耳细听，当他听到隐隐传出的“高山流水”的古琴声，知道门没上闩，方才轻轻地推门进院，把门关上。这是他上次做完买卖后，特为关照小白楼的头牌姑娘玉玲儿，下次再来，客人到了，门没上闩就用“高山流水”来暗示他，他不愿意敲门，以免惊动别人，为此，还给了玉玲儿五十两银子的谢金。

小白楼的院子挺大，花木扶疏，池水清澈。马楠进院后，沿着一条青石铺就的甬道朝着前方的小楼走去。那是一幢江南常见、北京少见、粉墙黛瓦的两层小楼，故称小白楼。小楼内的厅屋挺宽敞的，布置得也相当雅致，墙上挂着的字画都是出自名家之手。正墙上挂着的那幅充满灵气、颇具意境的字“曲径通幽小洞天”，就是明代才子徐铭贞到此一游留下的手迹。厅屋西边有一张琴桌，桌前的小香炉里飘着袅袅青烟。

清秀文静的玉玲儿正坐在琴桌前弹奏着古琴。

吱呀一声，门被缓缓推开，马楠跨过门槛：“玲姑娘。”

玉玲儿抬眼一看，浅浅一笑，收住手，款款起身：“马先生……”

这也是马楠关照的，到了这儿，一定要称他先生，别叫公公。公公是太监的称呼，说不清是尊是贬。马楠随手把门关上：“黄先生可来了？”

“早来了，上面等着呢！”

“那我过会儿再来欣赏姑娘的小曲。”说着，马楠径直朝楼上走去，来到楼上那透出灯光的包房。他把门推开，进门一看，疑窦顿生。这套包房有前后两间，前间是客厅，后间是卧室，眼前的客厅空着，吊着的宫灯却亮着。

“这小子大概下午就到了，一来就与他包养的姑娘玩了起来，肯定是玩过火了，累趴在床上，还没醒呢！”马楠冷笑着想。他又干咳几声还不见动静，忍不住地唤了起来：“黄先生！”

然而，随着走动的脚步声，马楠脸上闪出震惊的神色。

一个身着金飞鱼服的人影背着手踱着方步，悠然地走出卧室。金飞鱼服是锦衣卫特有的制服，这是锦衣卫的侦探头目佥事田尔耕。此人长得相貌堂堂，精干结实，有一双黑而发亮、透着冷光的眼睛，是个武举出身、功夫不浅的官僚。田尔耕见马楠呆在那儿，故作惊诧地：“哟！是马公公？没想到，咱们竟能在这青楼里幸会。”

马楠自控的能力极强，马上稳住自己，挤出笑脸：“这不是锦衣卫的田大人吗？”

田尔耕微笑着：“马公公的记性真好，咱们只是在前年祭天大典时见过一面，您就能记住我。”

“田大人这么帅气，谁见了都不会忘记。”马楠的话音刚落，身后传来关门声，他回头一看，门前出现四个毫无表情、身着短装的彪形大汉。

田尔耕走到桌前，拿起桌上的茶壶，沏了杯茶，推到对面，又给自

已沏了一杯，把手朝对面座位一伸：“坐，马公公请坐。”

马楠只得在对面坐下，看着跟着坐下的田尔耕。

田尔耕低声冷嘲地：“马公公，您可是净了身的太监，要是有人知道了，一个下面没了的公公，来这烟花柳巷里找乐子，那可就成了京城茶馆里那些茶客嘴里的头号趣闻！”

“我今天是来这儿会个客人的。”

“哪位客人？”田尔耕直视着问。

马楠早就明白了，这小子是在逗猴似的耍弄自己，便按住火，冷笑道：“田大人已经知道了，还问我干吗？”

田尔耕回以冷笑：“马公公真是聪明过人，小弟佩服，佩服！”

说罢，他打了个清亮的响指。两个大汉闻声走进卧室，从里面拖出一个肥胖、光着身子的中年男人——马楠要见的黄先生。他被堵着嘴，五花大绑地捆着，极像一口待宰的肥猪。一个大汉还把拎出的小提箱放到桌上。

马楠没有猜错，黄根法傍晚就来了，因为晚上才和马楠见面，所以就抓紧时间与他包养的、艺名叫小红霞的姑娘玩了起来。然而，他还没有得趣，田尔耕就带人闯了进来，把他从床上拖起，捆个结实。

“这可是您要见的黄先生？”田尔耕逼视着马楠。

马楠朝黄根法瞥了一眼，不语。

田尔耕把手朝桌上的提箱一拍：“听黄先生说，他今天是要向您交钱提货的。”

说着，他把箱盖掀开，里面装着满满一箱黄澄澄的金锭。

田尔耕又把目光移向早已绝望的马楠，得意地：“马公公，您要卖的货，可是价格不菲啊！这箱黄金，少说也有一百两吧！”

马楠依然不语，知道现在说啥都没意思。

“马公公，您可是魏公公亲近的人，今天看在魏公公的大面上，请您把那份货交出来，这金锭嘛，先由小弟代您管着。”

一阵沉默中，两人四目对视。俗话说，狗急了还会跳墙呢，陷入

绝境的马楠突然抬脚，踹翻桌子，那些金锭随着倒翻的箱子，稀里哗啦地散落一地。几个大汉全都一怔，瞬间又扑了上去，马楠跑过马帮，拳脚功夫不错，他灵巧地一闪，躲过扑来的大汉。此时，被桌子碰翻的田尔耕，一个鲤鱼打挺腾身跃起，抬脚踢去，准确地踢中马楠的下档，这一脚踢得有力而凶狠。然而太监的下档不怕踢，他只是挺了一下，还想夺路逃跑，但被抢先一步的大汉堵住，旋即，屋内展开了剧烈的搏击……

楼下弹琴的玉玲儿，听见楼上传来的打斗与翻滚声，猛地把琴一拨，琴声提高，悠扬的曲调变成了快节奏的激流声，随着激流般的乐声，几个大汉冲了进来，直奔楼上。玉玲儿却像没事一般，拨弹着古琴……古琴的乐调渐趋轻缓，最终停下，楼上也变得安静，静得没有一丝声响。玉玲儿抚着古琴不动，抬眼凝神地看着楼上。

此时，楼上的马楠已是鼻青眼肿，五花大绑地捆着。一个大汉从他的衣兜里搜出一份情报，递给田尔耕。这是直隶与渤海湾的布兵图与各都卫的粮草仓库分布图，都是兵部与户部的绝密情报。

田尔耕借助灯光看完后，塞进衣兜，微笑地对马楠道：“马公公，刚才我朝你下档上的那一脚，也够猛的，常人肯定是受不了，可你不但挺了过来，还能折腾，可见您是经得起检验的真太监。”

马楠闭上眼睛，倒靠在背后的墙上，他完全绝望了。

田尔耕对众大汉道：“你们把那姓黄的先带走，我还想和马公公聊聊。”

众大汉把黄根法拎了出去。

田尔耕前跨一步，俯身在马楠的耳边小声道：“马公公，我是受骆大人之命来拿你的，常言道，不怕官，只怕管。骆大人管着我，我就不能不来，现在我可以告诉你，我很敬重魏公公，我知道您是魏公公的人，他是重情义的，不会对你撒手不管，只要你能咬紧牙，挺过初审这一关，容我周旋，你还是有救的。”

马楠大感意外地朝田尔耕看着，眼里也有了活气。

田尔耕又道：“我会尽量设法，让下面的人手下留情。”

“谢谢田大人关照。”

已经是深夜，锦衣卫审讯大堂亮起了灯火，白昼似的，两排站着的衙役个个都是身材魁梧、百里挑一，往那儿一站，就是一种威势。随着低沉长啸的吆喝声起，锦衣卫的指挥使、目光深邃的骆思恭迈着健步，一脸严肃地走了进来，端坐在案桌前。田尔耕也尾随在后，停立在旁。

骆思恭虽然年过五旬，两鬓微白，但他面容端正，身材匀称，从中能感觉出，年轻时是位十足的帅哥。锦衣卫最早为皇家的仪仗队，所有成员在形象上一定要高大帅气，门槛极高，后来改为谍报机关，注意形象的要求一直传承。当年，骆思恭就是因为帅气被选进锦衣卫。锦衣卫的事务多而且杂，除了一些大案要案，一般情况骆思恭不亲自审理，今天时至深夜，他还亲自审理，可见此案关系重大。

骆思恭拿起案桌上的惊堂木在桌上一拍，威严地道：“带黄根法上堂！”

随着阵阵传呼声，黄根法被带了上来，按跪在骆思恭的面前。骆思恭没有马上发问，而是用那锐利的眼睛直视着他，看得他浑身打颤几乎瘫倒时，方才声调不高，冷冷地问：“黄根法，你可是建州的奸细？”

“小人不是奸细……小人，小人是跑单帮的，一直与建州的商人做貂皮和人参生意……只是捎带着把建州要的信件，拿去送给他们，赚点外快。”黄根法把头叩在地上，辩解道。

骆思恭一听，大怒道：“狡辩！你把国家重要机密送交给满鞑子，难道还不是奸细？”

黄根法一听，捣蒜似的磕着头：“小人该死，小人是奸细！是奸细！”

骆思恭的语气又变得和缓：“是谁介绍你认识了马楠？”

“菜市口卖肉的老板屠大昌，两年前，是他在小白楼里介绍我们认

识的。”

“你拿了情报，是怎么出关的，你在山海关的同伙是谁？”

“山海关的守备刘子通，是他帮我买通了所有关卡的大小头儿。”

“你到建州都把情报交给了谁？”

“交给了一个叫舒哈达的满鞑子。”

“此人在满鞑子那儿担任什么官职？”

“小人弄不清满鞑子都有些什么官职，只知道他是个头儿。据说，他与一个叫皇太极的贝勒是哥儿们。”

“你一共给满鞑子送过几次情报？”

“四次。”

“那三次都是些什么情报？”

“小人是跑马帮的，只认钱，不认字，所以对情报的内容从不关心，只关心他们能给小的多少钱。”

“你还想抵赖？”

“小人真的不认字，送情报只是为了拿回扣，不知道情报的内容！”

骆思恭思索时，一旁的田尔耕冷笑道：“大人，看来不让他认识一下咱们锦衣卫的手段，他是不会老实招供。”

骆思恭想了想，便从签筒里抽出一支令签，扔在地上：“给我带下去，打着问！”

黄根发被拖去时，急叫着：“大人，大人，我真的不识字，不知道啊！……”

没过多久，行刑官不安地走来报告：“大人，这胖子真不中用，我们刚给了他两下，他就不动不叫了。小的感到不对，一摸，这小子心跳没有了，赶紧给他泼凉水，掐人中，也没让他缓过来。”

骆思恭懵住了，刚才他没有马上发签，是见黄根发过于肥胖，凭他在锦衣卫里干了三十多年的经验，一眼就看出了这种看似肥壮的人，虚火最旺，最不经打，但是要他彻底交代，让他见识一下锦衣卫的手段又是必须的，所以抛签时说的是“打着问”。锦衣卫有集历朝酷刑的十八

种刑法，打，是较轻的一种，其中还分成“打着问”“好生打着问”“狠狠着实打着问”三种，而“打着问”又是打中最轻的一种。骆思恭深知此案的重要与复杂，生怕黄根法在受刑中发生意外，这对弄清此案的来龙去脉相当不利，所以才发出最轻的“打着问”的指令，他没想到，黄根法连这“打着问”都受不了。

此时，田尔耕把头凑了过来：“大人，在下觉得黄根法确实识字不多，我们想知道的，都能从马楠的嘴里套出来。”

骆思恭一听，方才回过神道：“带马楠！”

两个衙役把马楠带了上来，马楠虽然跪下，但他显得相当镇静，不像黄根法那样吓得半瘫。

骆思恭拿起桌上那份从他身上搜出的密件，问：“马楠，这可是你收集的密件？”

“是的，小的对不起朝廷。”马楠爽快地答道。

“这些材料也够丰富的，有兵部的、吏部的和户部的，还有前方的密报，你说，这么多情报，都是谁向你提供的？”

“没人提供，小的是宫中的司笔太监，这些材料在存放机密的机要房里都有，我是偷着溜进去抄来的。”

骆思恭冷笑道：“你还想包庇隐瞒？”

“小的不敢包庇隐瞒。”

骆思恭把脸一沉：“马公公，我对你可是先礼后兵，要是你不从实招供，休怪我无情。”

“小的已经落到这种地步，岂敢隐瞒？小的知道不从实招供会是何等下场，现在就是王爷向小的提供材料，也不会替他隐瞒。”

骆思恭等了一会，见他不想再说，抽出一根令签扔在地上：“大刑侍候！”

几个衙役应声将马楠拖去。

“大刑侍候”要比“打着问”高了一个档次，骆思恭觉得对付魏忠贤的心腹“打着问”是不行的。侍候马楠的是夹棍，他被拖到行刑室，